



千寻千寻 著

一生至少该有一次，
不求有结果，不求曾经拥有，甚至不求你爱我，
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，遇到你。

如果可以这样爱 下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千寻千寻 著

如果可以这样爱

RUGUO KEYI ZHEYANG AI

下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如果可以这样爱 (下) / 千寻千寻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0.9

ISBN 978-7-219-07017-8

I. ①如… II. ①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14025 号

监 制 彭庆国
策 划 白竹林
责任编辑 罗敏超 马妮璐
责任校对 林晓明 周娜娜
印前制作  读家文化
QQ: 417038558

出版发行	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	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	530028
网 址	http://www.gxpaph.cn
印 刷	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	36
字 数	500 千字
版 次	2010 年 9 月 第 1 版
印 次	2010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19-07017-8/I·1294
定 价	42.00 元 (上、下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CONTENTS

目录

第十二章 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003

我现在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跟你约定，来世我们再见，不在乎方式，只在乎相遇的背景能单纯些，没有背叛没有伤害。那一定是个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我们在路边互相遇见，我坚信灵魂是有气息的，哪怕我们那时已是陌生的面孔，但我们一定可以在彼此的身上感应到前世的心跳，就如我第一次见到你时心跳莫名加速一样，考儿，我等着你。

第十三章 我是等不到来世的 031

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我要去见一个人，一定要去见他，就算我要久别于人世，也要看他一眼后再入土。我知道我最终将从这个世界飘然而走，飞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求解脱，我怕在那个世界迷路，等到有一天他也去的时候，我会记不起他的样子！

第十四章 西雅图不眠夜 060

如果那个你从未遇到，从未见过，从未认识的人，却是唯一属于你的人，那么，你将怎样？这里是西雅图，它相信人 and 人之间的奇遇。

是的，我也相信。

第十五章 上帝的小仆人 0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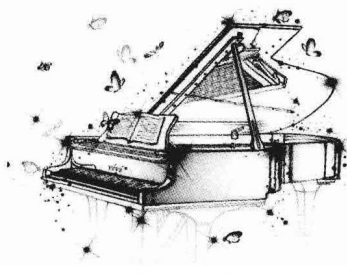
他显然已经看到了我，目光穿越沉沉黑夜抚摸我的脸，一阵风吹来，我闻到了他独有的薄荷烟草的味道。是的，他在抽烟，烟头微弱的亮光像他可怜的心跳，在夜色中格外刺痛我的眼睛。

第十六章 阳光照不进现实 112

我没有说话，一遍遍地抚摸他的胸口，想让他感觉舒服些。有没有心理准备会改变得了什么呢？我们怎么算计都算计不过命运，当初爱上他时就没有心理准备，可是我从未真正后悔过，爱就爱了，错就错了。

第十七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135

“我也愿意，亲爱的。”说着他将戒指郑重地戴在了我的无名指上，俯身轻吻我的手背。那一刹那的悸动，难以言喻，我战栗着几乎不能站立。他抬起头来，眼中分明有闪烁的泪光，“现在，你就是我的妻子了，法律不承认，上帝承认。在你我心里，我们都是彼此无可替代的配偶，记住，是我们的心里。”



..... *CAVENDISH*

目 录

❖ 第十八章 别了，我的西雅图 160

还是跟多年前第一次亲吻一样，温软得不可思议，带着某种迷离的气息，惊心动魄，唯一不同的是，现在更多了份锥心的痛楚。

“我爱你，墨池！”我仰望着他，轻轻呼着气。

❖ 第十九章 我是个不祥的人 182

哭什么，你以为还是当初，你的一滴眼泪就可以粉碎我所有的防备？白考儿，我对你已经没有任何情分可言，你就是死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难过。你这个女人，真的是不祥，只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不幸，想我祁树礼英明一世，竟然栽在你手里……

❖ 第二十章 请赦免我的罪吧 20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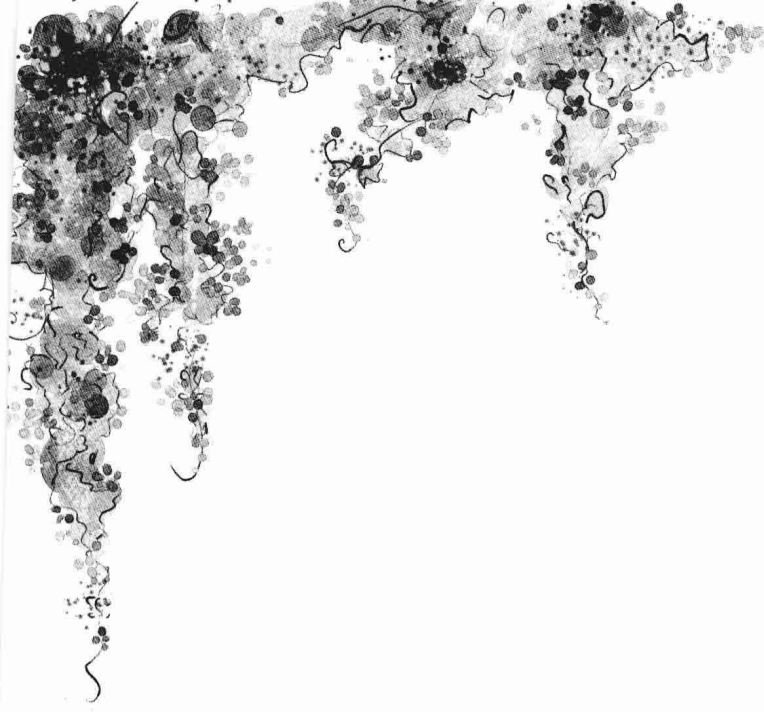
你相信吗，我的灵魂已经深深刻下你的记忆，下辈子我一定会认得你，所以你也要记得我，因为这辈子我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要把今生欠你的幸福全部还给你，我要给你幸福。我爱你就是想给你幸福，哪怕是离开你。记住，我会在来世的轮回里等你。

第二十一章 怎奈何曲终人散 229

但我的身体却在剧烈地颤抖着，感觉再也无力承受这一切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拼命地咬着自己的嘴唇，冲他笑，仿佛唯有如此，才能压制心中的痛楚。

第二十二章 谁能让爱情不朽 25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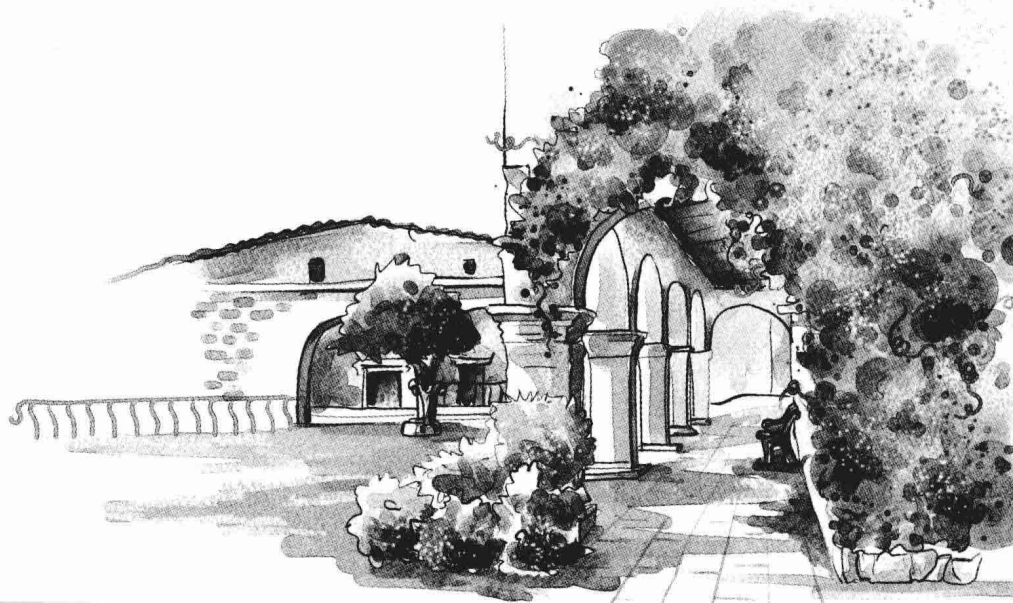
还记得吗？那次你问我是否爱过你，哪怕是曾经试过去爱你，当时我没有回答，我是想以后再回答，我以为还有机会的，可是，这样的机会今生不会再有了。现在我就想告诉你，其实我也是爱你的，对你的爱早已超越爱情，就像亘古的瑞尼尔雪山，已经是一种精神力量的升华，只是很遗憾，来不及说“我爱你”，你就已经远去，Frank！



下

……

重生



故事还在继续。

很多时候我都在想，爱情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存在，是因为想念，因为等待，因为承诺，还是因为坚持？以我的理解，爱情的存在其实是种病态，爱的方式各不相同，但病症都是相似的。比如爱一个人可以让你变得勇敢也可以让你懦弱，可以让你多疑也可以让你轻信，可以让你欢喜也可以让你忧虑，可以让你重获新生也可以让你万劫不复，可以让你飞上云端也可以让你粉身碎骨。今天你在天堂也许明天你就跌进了地狱，这一刻你获得幸福满足也许下一秒你就痛不欲生不如死。所以，如果你死心塌地坚贞不渝地爱着一个人，那就跟得了不治之症没区别，爱到无药可救，爱到病入膏肓，爱到奄奄一息。

很不幸，我就是一个重症的爱情病患者。

.....



对于耿墨池这个人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其实从当初爱上这个人开始，我就预见了万劫不复的可能。我不是没有理智，我也犹豫过退缩过甚至是放弃过，可是到头来还是飞蛾扑火直奔着他而去，不分青红皂白死也要去爱，这正印证了那句话，女人一恋爱，智商基本上等于零。我应该想到的啊，耿墨池突然来长沙，绝不会是跟我重叙旧情，他在我面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，左一声对不起，右一声无能为力，那么明显的暗示我却像是瞎了眼什么都看不见，是真的看不见还是佯装看不见，现在说这个已经没有意义，因为他已经走了，再次将我一脚踹进深渊，丝毫不管我是粉身碎骨还是万劫不复。

我做梦都没想到，他此番陪我去新疆其实就是在酝酿跟我分手。他一定酝酿了很久，所以在他提出来时，竟然镇定得像是跟我谈天气。

那是在我们回长沙的第三天，他面对面地跟我说的。

“分手？你，你又跟我分手？”我当时正在帮他收拾屋子，楼上楼下地忙，而他像个影子似的跟上跟下，终于逮到我停下来时他摊牌了。亏我当时还笑着，“你开玩笑吧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说的是正式的……分手。”他站在我面前，很认真地看着我。我只觉虚弱，仿佛出自本能一样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……”他叹口气，声音压抑而暗哑，“我准备跟米兰登记结婚，然后去日本定居。对不起，我这次回来就是跟你说这事的，可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。”

“……”

我听着，却不能明白，如同五雷轰顶一样，脑子里嗡嗡作响，感觉整个人像

是跌进了深沟里，挣扎着连呼吸都不能继续。我听到自己的声音透出凄厉的绝望：“墨池，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，我真的不懂……你说什么啊……”

他看着我，掩饰地低下头，盯着自己的脚尖，像是在跟脚尖说话：“我知道，我说什么都无法取得你的原谅，可是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这么做。真的，但凡有一点点办法，我都不会走到这一步……除了瑾宜，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。”他颤动着嘴唇，声音很低，却足以将我生生撕碎，我看到他的嘴巴一张一合，念出的话像是咒语，“考儿，你恨我吧，诅咒我吧，你怎么样都可以，我……我没有办法……明天我就回上海了，对不起。”

我愣愣地看着他，迟钝的大脑思考着该怎么反应，骂他，打他，还是杀了他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个出尔反尔、无情无义的男人，一颗心方才还忽上忽下地蹦跶，顷刻间就撕绞在一起，我几乎能感觉鲜血在心底汩汩地涌出来，嗓子眼一阵阵地冒着甜腥气，也许下一秒，我就会吐出一口血。我喘息着，真的呼吸不上来了，他的脸在我眼前不断晃动、重叠，我完全看不清他了。

“你怎么了，考儿？”他可能被我的样子吓到，忙过来扶我。

我甩开他的手，呻吟着大口地吐着气：“别碰我！耿墨池，你信不信我会杀了你？我真的会杀了你，现在，即刻，你马上从我眼前消失。我一句解释的话都不要听！你，你……”我摇摇晃晃，天与地都旋转起来，我浑身发抖，身体内没有一丝暖意，冷得牙齿直打战，“你听着，我不会原谅你，我一定会跟你同归于尽，无论是上天堂还是入地狱。你现在就走，马上走，不然我撞死在你面前，我就要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你走！”

“好，我走，你冷静下也好。别做傻事，我不值得你这样。”他说着就转身朝门厅处走，慌不择路，好像我是瘟疫，他唯恐躲闪不及。

我站在茶几边动也不能动，看着他离开，在他握住门把手的时候我还是哑声问了句，“理由呢，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？”

他背对着我站在门口，僵直着身体，好半天保持着那样的姿势没有动。

四下里很安静，静得仿佛能听见彼此的呼吸。

“因为叶莎。”

“因为谁？”猛然听到这个名字，我恍若隔世。

他缓缓转过身，终于肯与我对视：“对不起，考儿，我也是没有办法……你听

我说，米兰手里有些东西，可能对叶莎不利，她威胁我如果不跟她登记结婚，她就将那些东西公布于众。我跟她谈了很久，包括给她开空白支票，金额任她填，我承诺把在法国的私人别墅、游艇都赠与她，上海的两处房产也给她，还答应将我名下40%的股份转给她，我什么都可以给她，什么都可以放弃，只要她肯放过叶莎……可她就是不肯妥协，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……”

“你等等，你说米兰手里有东西，对叶莎不利，所以她就威胁你？”我打断他，太过突然的打击让我有些反应不过来，我胸闷得透不过气，“到底是什么东西，让你拿她没有办法？”

“很抱歉，我没法跟你说太多，总之她手里的东西足以让叶莎身败名裂，我倒无所谓，可是叶莎……她……”

“她已经死了！”我提醒他。

“没错，正是因为她死了所以我才不得不尽力保住她的名誉，死者也是有尊严的。何况我跟她到底是夫妻一场，我欠她太多，这辈子已经没办法弥补了，所以无论如何我都必须保护她，哪怕豁出我的一切，我也在所不惜！”

说这话时他脸上透着决绝的冷酷，我看着他，身子摇晃得更厉害了。我拭了把脸，满手都是泪水，我完全不能理解，真的不能理解，整个人就像傻了一样，哆哆嗦嗦地质问他：“你，你为了一个死去的人不惜搭上自己的一切，甚至抛弃深爱你的女人，你这是什么逻辑？活人不救救死人？死者有尊严，我就没有？”

“考儿！请你理解我的立场！”

“你什么立场啊，叶莎已经死了，我还活着，你看清楚了，我还活着！你就不怕你救了叶莎我会死掉啊，你当我是铜墙铁壁刀枪不入吗？你这个样子对我，你让我怎么活？”像是陡然找到了一个出口，我放声大哭起来，“耿墨池，你高尚你伟大，你跟叶莎夫妻情深，但你怎么可以这样践踏我的自尊？！米兰摆明了是跟我叫板，她跟你登记结婚就是想向我示威，以表明她赢了我。她一直就想赢我，这么明显的圈套你都睁着眼睛往里跳，你置我于何地啊？哪怕你跟瑾宜登记，我都没话说，你偏偏跟米兰！你竟然跟米兰！”

耿墨池垂着手站在门口，点着头：“是，是我自找的，当初我为了报复你于是拉上米兰跟你开了那个愚人节的玩笑，事实上我当时就后悔了，看着祁树礼把你抱出婚礼现场我就后悔了。所以之后我一直拖延着不肯与米兰去登记成为合法夫妻，我甚至跟她摊牌，只要这事能不了了之，我可以给她一大笔钱。哪知道她贪

心不足，在我病重时四处打听我的遗嘱……她可能猜到我没有在遗嘱上写她的名字，于是纠缠不休，追到上海天天缠着我闹，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得到那些手稿，落她手里了我就只能任她宰割。她三天后就要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，如果在这之前我没有回上海跟她登记，她就会向媒体公布那些手稿……”

“什么手稿？”

他迟疑着不吭声。

每次触及这个问题他就三缄其口，可见他对叶莎的保护意识很强。

“《LOVE》系列曲？那些系列曲真的不是叶莎写的？”上次在网上看到那个帖子其实我就怀疑了，这会儿我更加确信无疑，“你就是为了这事受米兰的威胁而要跟她去登记？”

他可能站着有点累，坐到了门口的一张小沙发上。

他的沉默就是默认了。

我站在沙发边，背对着客厅拉开的落地窗，呼呼的寒风灌进来，只觉得冷，四处都冷得像地狱一样。我艰难地呼吸着冰冷的空气，直直地看着门厅处的这个男人，心底翻出汹涌的痛楚，那样痛，痛得椎心刺骨，痛得我神思恍惚，仿佛濒临死境一样，此刻我只有绝望。

“耿墨池，你是很聪明的一个人，怎么这事上就这么糊涂呢？这世上没有永远的秘密，纸包不住火！那些曲子既然不是叶莎写的，你就大大方方地向世人公布好了，隐瞒和欺骗岂不比盗用曲子本身更无耻？你现在还可以为地下的叶莎当保护伞，你将来若不在了呢，真相早晚还是会浮出水面！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？”至此，我仍在做着垂死挣扎，试图说服他。

哪知他根本就不听，还据理力争：“我不是想不明白，而是我只能这么做，我没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叶莎死了还受世人的侮辱。我是她的丈夫，生前没有给她幸福，她死了，我给她留份清白错了吗？如果当事人是祁树杰，你可以做到置之不顾吗？”

“别跟我提这个人！”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疯了，失控地大叫，“我才不管他呢，他都死了我还管他受不受辱，我神经病啊！他作为我的丈夫，背着老婆偷情不说还让老婆承受那样的耻辱，我恨他都来不及，我还会为他搭上自己的一切？他就是被人挖出来鞭尸都不关我的事！”

“白考儿！你给死者留点口德吧，你是受过教育的人，怎么这么不分青红皂白

呢？”耿墨池厉声呵斥。这话越发刺痛我的心，我指着自已，眼泪簌簌地滚落：“我不分青红皂白？我被丈夫抛弃，现在又被你抛弃，你竟然说我不分青红皂白？耿墨池，你是个懦夫！我就挑明了吧，叶莎的名誉就是你的名誉，你们是夫妻是搭档，一个写曲子一个演奏，是世人公认的琴瑟和鸣的模范夫妻，《LOVE》系列曲是你们共同的作品，叶莎若身败名裂你也逃不掉。所以你为了保一时的名誉不惜跟米兰那么龌龊的女人结婚，你真懦弱！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让米兰更加得势，她抓住你的这个把柄，你一辈子都得受她的威胁……”

耿墨池不以为意：“我活不了多久了，横竖是要死的人，她想要什么我就给她什么好了，只要她肯放过叶莎。我懦弱也好，心虚也好，是我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我就得负责。考儿，你可以看不起我，你也可以骂我，你怎么样我都不说什么……”

“我死呢？我要是现在就死在你面前呢，你还是要跟米兰结婚？”

“考儿！米兰威胁我就够了，你怎么也这样？”

“我本来就是跟她一样的货色，别忘了我跟她有过十几年的友谊，物以类聚懂不？”说这话时我脑子已经不是很清醒了，一颗心像是拿在火上烤，理智已经消失殆尽，我指着客厅露台外面的人工湖，“我现在就可以跳进去死给你看，她可以威胁你，我一样可以！我倒要看你究竟是救活人还是救死人，如果我也死了，那你就算是功德圆满了！”

耿墨池丝毫没有察觉到我理智崩溃，他只当我是说气话，不耐地站起身：“说这些话有意义吗？考儿，你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。”

“我从来就不讲道理，不要试图跟女人讲道理，女人天生就不讲道理！所以女人爱上一个男人就不分青红皂白、死心塌地，成了个没脑子的白痴。倒是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臭男人，披着仁义道德的外衣，把对女人的欺骗和伤害演绎成感动地的琼瑶剧。就说叶莎，她生前你对她不好让她走上绝路，她死了你倒是维护起她来了，这就很有意义？早知如此你为什么不在她在世的时候对她好点？如果死了就可以让你反省，我现在就死给你看！”

耿墨池彻底失去说服我的耐心，重又走向门口去拉门。

他完全对我的歇斯底里置之不理。

就在他拉开门的瞬间，我想也没想转身就朝露台上奔去。在水一方这栋房子设计得很别致，客厅落地窗外就是一个原木搭建的长长露台，一直延伸到了湖面上，这是整个小区临水别墅中独一无二的。平日天气好的时候在露台上晒太阳或

者钓鱼是件很惬意的事情，下雨天透过客厅落地窗看湖面上雨雾缥缈也是美不胜收。我很喜欢这栋房子，耿墨池回长沙的这几天我基本上都待在这里，请了假陪他。而对面我自己的住处水云天，我只每日过去换衣服。

耿墨池开门出去的同时，我已经跳进了冰冷的湖水，那一刻我什么都没想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虽然很多人都说死需要勇气，可是在我看来活着更需要勇气，哀莫大于心死，我不知道我除了跳进湖里还能怎么着。难道一个人守着他的空屋子等他回来，他不回来我便哭得昏天黑地，他回来了我就哭着求他给他下跪？大多数怨妇不都喜欢上演这样的戏码吗？

不，这不是我的风格。

老实说溺水的滋味并不好受，水从四面八方灌进来，落水的瞬间我就呛水了，耳朵鼻子眼睛全都呼啦啦灌进水。我在水中本能地拼命划动手脚，可我并不会游泳，整个人像秤砣似的直往下沉。那一刻不能说没有恐惧，人对死亡都有本能的恐惧，但就算是恐惧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我感觉越往下沉越窒息，肺部像是被挤压得要炸了，胸闷得透不过气，很快就失去意识。

其实也不能说没有意识，我能感觉四周的黑暗和宁静，还有冰冷。

耳畔是咕噜噜的水声。

慢慢地，黑暗越来越深邃，人也越来越缥缈，溺水的不适感没有那么强烈了，好似我已经停止挣扎，浮在了水中。恍惚过了半生那么久，我叹息着在水底开始了新的呼吸，我像鱼儿一样不断鼓着泡泡，同时也睁开了眼睛。眼前像是缥缈的梦境，一定是梦，黑暗的尽头突然浮现出奇异的亮光，我居然看见了水的那一端同样漂着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都是雪白的面孔，白得没有一丝血色。男的无疑是祁树杰，面孔正对着我，女的有着很长的头发，海藻一样遮住了大半张脸，她穿着绿色的长裙在水中漂着，双腿修长，手臂很自然地划动着，像一株曼妙的水草。

他们在水浪深处看着我，时不时地交头接耳，似乎在议论着什么。

我拼尽全力游向他们，可是祁树杰却拉起叶莎游向相反的方向，他们已经不是人，而是两个生长在水下的生物，就像水底无处不在的水草和鱼虾一样。他们有没有灵魂和感知我不清楚，但我知道他们的世界我休想进去，即便我真的死了，我也永无可能靠近他们。

而且我觉得祁树杰一定是认得我的，就算是亡魂也应该是有记忆的吧，因为

他在游向远方时还不时回头看我，惨白的面孔依稀笑容。

他为什么对我笑？

他一句话也不说，为什么只对我笑？

四年了，我从未在梦中见过他。我不知道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让他对我恨到如此地步，连个虚无的梦都不肯给我，决然地在我的世界里消失得干干净净。

我觉得我在哭，光亮渐渐隐去，我陷在冰冷的黑暗世界怎么也发不出声音。这正是我的悲哀，现实世界我被人抛弃，到了地下的世界还是无人答理，做人失败就算了，做鬼也做得这么寂寞。我真的很寂寞，四周黑得无穷无尽，除了哗啦啦的水声，我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，我的世界再也没有光明，再也没有尽头。可见死亡并不是绝望的尽头，在一个我们未知的世界，谁也不能保证你进入那个世界后就能获得灵魂的安息。比如我自己，就像是坠入黑暗井底，所谓爱情，所谓生死，到头来只是场华丽的梦境，一切希冀和梦想都随流水哗啦啦而去，我挣扎在那样的黑暗中，无法呼吸、不能言语，连哭泣都变得虚弱无力，没有人听得到，也没有人会救我。

死吧，就让我这么死吧……

“考儿，考儿……”

蒙蒙眈眈，我听到有人叫我，近在耳畔，那声音很熟悉。我沉沉地呼吸，已经听不到流水声了，脑子里也渐渐有了灵动的光影，待我模模糊糊看见那些光影时，我已经睁开了眼睛。只见樱之趴在我的床头，双眼红肿，脸上依稀还有泪痕，我睁开眼睛的刹那她叫出了声，“考儿！你醒了？”几乎是同时她跳起来扑向病房外，“医生！医生……”

趁这间隙，我缓慢地转动着眼珠打量四周，满眼都是刺目的白色，直觉这里应该是医院。原来我没死啊，窗户开了半边，有微弱的阳光照进来。空气里弥漫着苏打水味，这是医院特有的气息，床边的输液架上挂着点滴瓶，我觉得鼻子很难受，这才发现我的鼻孔中插着氧气管，原来我是靠这个呼吸的。不仅鼻子难受，我觉得浑身都难受，特别是胸口，每次一呼吸都牵起撕裂般的疼痛，有一种强烈的咳嗽感，却咳不出来。

医生进来了，逐样给我检查各项生命指标。

樱之喜极而泣，在旁边哆哆嗦嗦地给人打电话，“嗯，她醒了，刚醒的……”

好，我知道，您过来吗？就过来啊，好，我等您……”

当樱之告诉我，我已经被抢救了几几天几夜，昨天才从ICU病房转到普通病房，而耿墨池已经回了上海时，我的眼泪哗啦啦地流了出来。

“考儿，忘了他吧，你知不知道你差点连命都没了，你这是何苦啊？”樱之哭泣着，“耿墨池走的时候其实也不好受，他的情况看上去比你的好不到哪里去。第一个晚上陪护你的时候他自己也在输液，他跟我说，他会把米兰带去日本不让她找你麻烦，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，他要我告诉你，他会在另一个世界等你，他这辈子只能对不起你了……”

我望着雪白的天花板，蠕动着嘴唇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

胸口的疼痛让我连呼吸都很吃力。

樱之抽出纸巾一边给我拭泪，一边说：“放过自己吧，这几年你说你过的什么日子，几次死里逃生，你想想你的父母，年纪那么大了，你真要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啊？这次我都没敢跟你爸妈打电话，怕老人家受刺激。考儿，你身边还有这么多爱你的人，你能不能对自己好点呢？祁先生也是几个晚上没合眼，你情况最危急的时候，他差点调用直升机把你送去北京抢救……”

“耿，耿墨池什么时候……走的……”

“考儿，你还问他干什么，他马上就要去日本定居。他已经跟米兰登记了，你死心吧！”樱之摇着我的肩膀，“你怎么还没清醒呢？你都这样了还惦记着他……”

“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死掉？”半个小时后，祁树礼赶到医院跟我说着同样的话。他站在床边双手握成拳状，像在极力压制着一触即发的情绪：“你的肺呛坏了，引起呼吸衰竭，虽然已经抢救过来了，但你一辈子都落下病根了，你还要怎样？他昨天跟米兰已经在上海登记，他们是合法夫妻了，现实摆在面前，你怎么就不能给自己一条生路呢？如果你真想死，那就等他死了后，你在他坟边挖个坑把自己埋进去好了。现在，请你好好活着，珍惜每一天的生命，你的生命不仅仅属于你自己，也属于生你养你的父母，你没有权利说带走就带走！”

“我，我咽不下这口气……他宁愿救死人也不肯救我，我就是耍个说法而已。”我仍然是咬牙切齿，身子可怜地战栗着。

祁树礼坐到我床边的椅子上，握住我因为输液而冰冷的手：“他去上海前把情况也跟我讲了，站在旁观者的立场，我觉得他做得没错。虽然他太太已经死了，